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三

起上章困敦盡著
雍澁灘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

是年四月
月改元

春正月吳大赦 杜預向江陵王渾

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

丹陽監盛紀

丹陽城在秭歸縣東八里昔周武王封熊
繹於荆丹陽之地即此今謂之屈沱楚王

城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

磧七逆翻水渚有沙石曰磧

並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

長直亮翻艦戶

黯翻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

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

筏音伐被皮義翻著陟略翻後

著手同又作大炬長十餘丈

長直亮翻

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

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以人

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

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

戌克荊門夷道二城

荊門在西陵之東夷道之西

殺夷道監陸晏杜

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

帥讀

曰多張旗幟起火巴山

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復村幟昌志翻

吳都督

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

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

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

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

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城殺陸景陸抗傳壬

戌殺晏癸亥殺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乙丑克樂鄉獲景今從濬傳杜預進攻江陵甲

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

送印綬

水經沅水出牂牁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

縣陽海山東北過洮陽泉陵重安鄺陰山澧陵臨湘羅下雋等縣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沅音元

預杖

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

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

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焉杜預既定江南改曰江安

縣爲南平郡治所

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

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騫直造秣陵

夏戶雅翻造七到翻下徑造同

杜預

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

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

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

謂重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

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

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

襄陽移屯項爲諸軍節度

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

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

降

夏戶雅翻降戶江翻

曷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

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

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暑水潦方

降疾疫將起按時未暑今依三十國春秋

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

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

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一年

今兵威已振譬

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復扶又翻下可

復所復同
著陟畧翻

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

帥所類翻

吳主聞王

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

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

靚疾正翻帥讀曰率下同

至牛渚沈

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

治直之翻

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

將皆死幼小當任

謂陸晏陸景留憲孫歆等

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

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

江西自清

大江南北流自建業言之歷陽皖城皆爲江西

今渡江與晉大軍戰

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

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

復扶又

及今

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

喪息浪翻

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

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

上時掌翻

逆之

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

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爲計窮矣然悌之志

節亦可憐也

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

於楊荷

水經注淮水自江夏平春縣北東北流逕汝南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竟爲

侯國王莽之新利也魏置城陽郡按于寶晉紀楊荷橋名今按水經注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張喬蓋以渾部

將領青州之
城陽都尉也

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

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

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

降戶
江翻

伏屈伏也或
曰伏當作服

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

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

陳讀
曰陣

沈瑩帥丹陽

銳卒刀楯五十三衝晉兵不動

楯食
尹翻

瑩引退其衆亂將

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

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

敗補
邁翻

諸葛靚帥數

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

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

思

諸葛靚字仲思

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

丞相所識拔

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謂張悌襄陽人蓋亮在荊州識之於童幼也

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

道言也復扶又翻

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

之已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

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

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
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
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

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

一事也

言歷世所曠見之事

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

別駕何憚

憚委粉翻

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

吳之朝野莫不震懾

朝直遙翻懾之涉翻

今王龍驤既破武昌

王濬

爲龍驤將軍驤思將翻

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

見賢遍翻

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
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
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
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
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
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
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
將即亮翻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

須待也

今乘此渡江

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

恨也

此所謂恨恨恨望不滿之意

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

業

趣七喻翻

吳主遣遊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

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

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

九列九卿也

好興

功役

好呼到翻

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

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

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

謝百姓

獨言謂其言止此耳

衆因曰唯

唯于癸翻諾也

遂並起收昏吳主

駱驛追止

駱驛言相繼遣人不絕也

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

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

息

見賢通翻

對曰蜀船皆小

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之謀候不明亦可見矣

今得二

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

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

境

伷音曹

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

漢光武命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建威

之號自此始

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

胡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酋以請降又遺其羣

臣書

遺于季翻

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

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

治直之翻朝直遙翻

使者先送

璽綬於琅邪王佑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

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

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即江寧夾陸游曰三山磯在烈洲下凡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財五十餘里

王

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

信即信使要讀曰還暫與暫同

濬舉帆直指建

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

詩云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注方汭也舟船也爾雅方木置水曰汭音夫

鼓譟入于石頭吳主

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櫬初

收

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二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

萬

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主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

七年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

羊太傅之功也

異義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羊祜贈太傅

票騎將軍孫秀

不賀

孫秀來奔見七十九卷泰始六年票匹妙翻

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

以一校尉創業

討逆孫策也起兵之初袁術表爲懷義校尉冠古玩翻

今後主舉

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泰離
之辭

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

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
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

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

如充表帝不從

復扶
又翻

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

至輶轅而吳已降

使疏吏翻
輶音環

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

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

改元太康自此以前
係咸寧六年事

大酺五日

酺薄
乎翻

遣使者分詣荆揚撫

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

守式又翻
更工衡翻

除其苛政悉從簡

易

易以
豉翻

滕修討郭馬未克

去年吳主皓遣
滕修討郭馬

聞晉伐吳帥

衆赴難

帥讀曰率
難乃旦翻

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

刺史閻豐

閻姓豐名此與後魏閻大肥不同所自出閻
大肥出於柔然郁久閻氏左傳楚平王之子

啟字子閻其
後以爲氏

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

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

復其本職

綬音
受

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

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爲金城

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

楷降見上卷
咸寧二年

欲以招來吳

人及吳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爲渡遼將軍琅邪王伋

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

異曰考

皓傳天紀四年三月丙寅殺岑昏戊辰陶濬從武昌還
壬申王濬到受皓降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封
歸命侯晉武紀太康元年二月王濬等破武昌王渾斬
張悌三月壬申濬下石頭皓降乙酉大赦改元四月遣
朱震等慰撫五月辛亥封歸命侯丙寅引皓升殿庚午
詔士卒六十歸家庚辰以濬爲輔國將軍王濬傳二月
庚申克西陵又云壬寅濬入石頭而無月又上書曰臣
十四日至牛渚十五日至秣陵亦無月又曰去二月武
昌失守皓左右皆得寶散走三十國春秋四月甲子王
渾斬張悌丙寅殺岑昏與何楨書庚午送降書壬申濬

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晉春秋畧與
之同按長歷去年閏七月今年二月戊午朔三月戊子
朔四月丁巳朔五月丁亥朔六月丙辰朔然則三月無
戊辰丙寅壬申五月無庚午庚辰與吳志晉書不合若
依三十國春秋月日雖合然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離
散不容四月十六日王濬乃至秣陵而皓降又皓以四
月十六日降舉家西上至五月一日未能至洛今事與
之先後並依吳志晉書但削去其日之不與歷合者

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

晉志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泥

頭者以泥塗其首也

瑾等各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

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

武王伐紂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如孫皓之凶暴斬之以謝吳

人可也

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吳之舊

繩證

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

將即亮翻復方目翻

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

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

見賢適翻稽顙周之喪拜顙顙也稽顙顙顙地無容稽音啟

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

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

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

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

斥充世受魏恩而姦

曰附晉鑑高貴鄉公也

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忤

忤疾各翻慙也

帝從

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

從于

容翻近其靳翻

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

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

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爲陛下禽耳帝善

之

有學而無識此薛瑩所以不及吾彥也屬之欲翻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

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

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憚以渾與濬

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

書曰允恭克讓易曰謙尊而光

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

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

也 競爭

彼既

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

雍穆和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

斯實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納

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

公主

帝女也

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

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

書令臣直造秣陵

被皮義翻下同造七到翻下同

又令受太尉充節度

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

風發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

過工未翻

臣以日中至秣陵

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

被皮義翻下遐稼翻

欲令臣明十

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

十六日者十五之明日故曰明十六日將即亮翻

又

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

鎮南諸軍杜預所統蓋分以隨濬東下者也定

見謂軍人在行定數索山客翻

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

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

忽棄明制也皓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

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

恚於避翻

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

愚以爲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

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

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

騰其書使上聞

又云濬牙門將

李高放火燒皓僞宮濬復表曰

復扶又翻

臣孤根獨立結恨

彊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忤五故翻

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

二月已過故云

去二月行至猶言行
將至也據抽居翻

皓案行石頭還

行下孟翻

左右人皆跳

刀大呼

楊正衡曰跳大么翻呼火故翻

云要當爲陛下死戰決之

爲于

偽翻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

狀得便馳走皓懼乃圖降首

首式救翻

降使適去

降戶江翻使疏吏翻

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

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

斷丁管翻

周浚先入皓

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

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

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

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

騁丑
郢翻

謀反大逆尚以見

加其餘謗

啗語相惡也
音達合翻

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爲大

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

累力
瑞翻

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

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

科斷也

又奏濬赦後燒賊

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

此皆王渾親黨使
爲之艘蘇刀翻

詔

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

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

折法猶折獄
之折折斷也

左

遷京兆太守

魏文帝受禪改京兆尹爲太守夷於列郡

庚辰增賈充邑八千

戶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爲當陽縣

侯王戎爲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爲亭侯增京陵

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

武縣侯增邑萬戶

王渾除京陵舊食邑之外增八千戶張華則增廣武侯邑爲萬戶

荀

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爲亭侯

勗爲中書監專典詔命

其餘諸

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廟

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夏戶雅訓

王

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

見賢通翻

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

每容恕之

晉武之量宏於清文恭帝升

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

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

私第

晉志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帽而橫著之古者尊卑

者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則角巾也

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

人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

也

事見四卷周赧王三

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

艾之事

鄧艾之死以鍾會所蔽艾情不得上通也

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

不能遣諸胄中是吾福也

自知數陳其功及爲渾所枉爲禍禍補辨翻

時人

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

爲于偽翻

博士秦秀等並上表

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考異曰濬傳云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

置此營自濬始也按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然則步兵之名非自濬始武帝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者翊軍也

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

衛然後見之

周勃就國絳及河東吏至常令家人被甲持兵以見之亦猶王濬之嚴設備衛以見

王渾也此二人者力足以定天下之難智足以取一國而其所以包周身之防乃爾可笑也哉杜預還

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

又引淦水以浸田萬餘頃

水經注淦水出南陽魯山縣西堯山東逕隼縣又東

南逕昆陽縣又東北逕潁川定陵縣東入于汝淦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逕南陽西鄂縣宛縣而屈南

過淦陽縣又南過新野縣西過鄧縣南入于沔淦音文凡翻淦音育

開揚口通零桂之漕

水經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郢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水會三湖者合爲一水東通荒谷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繼于荒谷羣帥因於冶父謂此處也春夏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迄江隄揚水又東入華容縣又東北與柞溪水合又北逕竟陵縣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預傳曰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杜佑曰夏水揚口在今江陵郡

江陵縣界

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

札甲札也左傳潘阝之黨與養

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

洛中貴要

數所角翻遺于季翻

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

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

靚入吳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

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琅邪王妃

琅邪王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

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

自謂不能如豫讓聶政也

復覩聖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

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諸葛氏之子
皆有志節

六月

復封丹水侯睦爲高陽王

睦敗爵見上
卷咸寧三年

秋八月己未

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尋薨

九月庚寅賈充等以天

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

淮南胡威卒

帝以左右前後
四將軍爲四軍

威爲尚書嘗諫時政之寬

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

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威質之
子也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

考異曰宋書
州郡志太康元

年天下一統凡十六州後又分雍梁爲秦分荆揚爲江
分益爲寧分幽爲平而爲二十矣按杜佑通典平吳分
十九州司兗豫冀并青徐荆揚梁雍秦益梁寧幽平交
廣今從之杜佑曰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今濮陽郡
雷澤縣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縣冀治房子今趙郡縣
并治晉陽青治臨菑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
揚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分
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治
南鄭分雲南爲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爲平
治昌黎交治龍編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

郡國一

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曰昔

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

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察舉郡縣長吏而已 悉

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

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

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廣州統南海臨賀

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
興寧浦郡去羗呂翻下宜去同

不賓屬者六萬餘戶

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

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

僕水葉榆水勞水橋水皆
出寧州界入交廣界又霍

弋自寧州遣楊稷等經
略交廣是水陸並通也

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

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

蜂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漢魏以來羌胡

鮮卑降者

降戶江翻

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

長吏深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

處昌

呂翻數所角翻獷古猛翻氣惡貌

歷古爲患魏初民少

少詩治翻

西北諸郡

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

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

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荒服內距甸服二千

里

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爲後諸胡亂華張本

二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

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

晉志曰羊車一名輦

車上如輅伏兔箱漆畫輪輓

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

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羊嗜竹葉而喜鹹故以二者引帝車

而后父楊駿

及弟璠濟始用事

璠余招翻

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

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

數所角翻下同

帝雖知而

不能改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

北棘城在昌黎縣界是後慕容氏置棘城縣拓跋魏太武真君八年併棘城入昌黎郡龍城縣載記曰莫護

跋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

號曰慕容部

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

石槐分其地爲東中西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是則慕容部之始也載記曰莫護跋國于

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余謂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氏既得中國其臣子從而爲之辭

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

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單音蟬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昌黎漢之交黎縣屬遼西郡東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
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
後立昌黎郡慕容氏始此考異曰帝紀云慕容廆按
范亨燕書武宣紀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
卒太康四年也此
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薨考

年入寇當是涉歸
異曰帝紀云大司馬按騫以咸
寧三年辭位以高平公還第

是歲揚州刺史周浚

移鎮秣陵

魏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乃移治秣陵揚者江
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

揚也統丹陽宣城淮南廬陵廬江毗陵吳吳興會稽東
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南康凡十八郡

吳民之未服者屢爲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

俊又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

臣固爲勝之

考異曰地理志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毅傳毅爲司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問

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年自司隸遷左僕射或者此年尚未改爲司州也今

從毅傳

毅爲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

糾繩彈正也

皇太子

鼓吹入東掖門

臣子至宮掖門屏儀導下車而入太子鼓吹入掖門爲不敬吹昌瑞翻

毅

劾奏之

又劾戶槩
戶得翻

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

事見七十八卷魏元
帝咸熙元年琇音秀

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

數犯法

數所
角翻

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

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

吏

屬之
欲翻

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

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

幾居
豈翻

琇景獻皇后

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

景帝羊后
謚景獻文

帝王后謚文
明從才用翻

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

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粘澳釜

粘盈之翻錫也說文白米糗煎也一曰濡弱者爲粘

澳於到翻今台明謂以水沃釜爲澳鑊又乙六翻

崇以蠟代薪

蠟蜜滓也

愷作紫絲

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步障夾道設之以障蔽若今之果愚崇

塗屋以椒

椒性溫而芬馥

愷用赤石脂

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太山之陰

蘇恭云濟南太山不聞出者惟號州盧氏縣澤州陵川縣慈州呂鄉縣並有及宜州諸山亦出今出潞州以色

理鮮膩者爲勝

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

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

高二尺許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

鐵如意手槌也以鐵

爲之若今之骨朶子

愷怒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

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

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恍虎晃翻自失不得意貌

車騎司馬傳咸上

書曰

晉志曰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置長史司馬各一人

先王之治

天下

治直之翻

食肉衣帛皆有其制

古者黎民五十而後食肉六十而後衣帛衣於

既翻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

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

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詰去吉翻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

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

統都感翻

會

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

是忤旨

忤五故翻

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

華至鎮撫循夷夏

夏戶雅翻

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侍

帝從容語及鍾會

從于客翻

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

會反見七十八

卷魏元帝咸熙元年文帝顯號太祖

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

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

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

事見論語

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

滅

事並見漢高帝紀五王

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

光武不使

功臣預政事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

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

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籌無遺策功在不

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

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

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

稽音啟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

履霜堅冰始微也

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

復扶又翻帝

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

屏必陸

下謀畫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

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三月安北將軍嚴

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敗補

魯公賈充老

病上遣皇太子省視起居

省悉

充自憂謚傳

充自知姦

當加惡謚且不能逃良

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

史之筆誅傳柱意翻

也從才用翻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

郭槐欲以充外孫韓謚爲世孫

韓謚充壻韓壽之子世

者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

晉制諸王及諸郡公國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

三卿禮無異姓爲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

世而懷愧於地下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

不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

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爲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

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

悖蒲內翻

昔鄼養外孫莒公子爲

後春秋書莒人滅鄼

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鄼公羊傳曰取後於莒也莒女有爲鄼夫人者

立其出也穀梁傳曰莒人滅鄼非滅也立異姓以泄祭祀滅亡之道也

絕父祖之血食開

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
更謚曰武 閏月丙子廣陸成侯李睂薨 齊王攸德
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

惡鳥路翻

統言於帝曰陛下

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
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
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
驗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
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

朝直遙翻周禮九命作伯鄭玄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

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

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

命立勲劬勞王室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

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

爲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

尚書令衛瓘爲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

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

與讀曰預

今出攸之

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

典戎典兵也詩韓奕曰幹不庭

方言爲楨榦也

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

后待攸之宿意也

待攸事見上卷咸寧二年

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

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

渾之意蓋謂齊王不

當疑三楊不當信也

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

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

者庸可保乎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

王亮楊琰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

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

覆敷又翻

於

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

德皆切諫

熹許記翻又音
熹甄之人翻

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

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

稽音啟

帝

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

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

爲大鴻臚

自侍中出
爲外朝官

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

手刃殺之

北軍中候漢官掌北軍五營魏省泰始四年
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七年又罷中領軍

併焉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怒發

病卒李熹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熹在朝

朝直遙翻下同

姻親

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

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

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

沈持林翻

避

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

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

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

復扶又翻

故彼上士多淪

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

又安得爲第一乎

遠于願翻近其斯翻處昌呂翻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左僕射下邳

王晃爲右僕射晃季之子也 戊午新沓康伯山濤薨

魏明帝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過海居齊郡界者立爲新沓縣

帝命太常議崇

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太叔廣劉暉

粲讀曰敷太叔複姓鄭莊公之弟段

封於京謂之京城太叔其後以爲氏又衛有太叔儀躋他昆

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

表曰

繆靡幼翻又莫六翻姓也蔚紆勿翻

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

公康叔聃季皆入爲三公

左傳衛太祝子魚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

爲司寇聘季爲司空左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
右讀如佐右聘乃甘翻

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

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
漢諸侯王讚朝政者惟東

平王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
蒼耳

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

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
嬰紫也惟宣王救急朝夕

然後命名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

見詩江漢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
常武篇

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

數色角翻

而更出之去王城二

千里違舊章矣

司馬彪郡國志齊國在洛陽東千八百里

專純之子暉毅之

子也專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

祭酒曹志

續漢志博士祭酒一人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

志

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

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

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

禮記

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人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及其衰也雖有五

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

言五霸代興以尊周室不可與周召

夾輔之治同日而論也治直吏翻

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

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

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用

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

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

謂曹志本魏陳思王植之子植於魏文帝兄弟

也文帝之禁制植者爲何如今尚不能明吾之心乎

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

不問

所問者崇錫齊王禮物而已不問齊王當出與不當出也

橫造異論下有司策

免鄭默

橫下孟翻
下戶嫁翻

於是尚書朱整褚碧奏志等侵官離

局

碧離灼翻
離力智翻

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

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

志在魏嗣爵陳王晉
受禪降爲鄆城縣公

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勇以議草見示

愚淺聽之詔免純罪

首式
又翻

廷尉劉頌奏勇等大不敬當

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

座正爲此時

六曹尚書并令僕
爲八座爲于僞翻

乃獨爲駿議

駿北
角翻

左僕

射下邵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勇是議主

應爲戮首但專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

丐貸也

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

濟子禮翻

已丑立齊

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

樂音洛

命攸備物典策設

軒縣之樂

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軒縣者缺其一面縣讀曰懸

六佾之舞黃鉞朝

車乘輿之副從焉

朝直遙翻乘繩證翻

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齊獻王攸憤怒發病乞守先后陵

先后謂文明皇后也

帝不許

遣御醫診視

診止忍翻候脉也

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

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

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

恚於避翻

攸疾

轉篤帝猶催上道

上時掌翻

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

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

薨帝往臨喪攸子罔號踊

號戶翻

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

誅醫以罔爲嗣

罔俱永翻

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統等所

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

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

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

事見七十九
卷泰始八年
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

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鮮息善翻
處昌呂翻

夏五月己亥琅

邪武王伷薨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

河南及荊揚等六州大水

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
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

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當警備也又云取荊山以名州
統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平
宜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
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成

歸命侯孫皓卒是

歲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

考異曰載記刪
作耐今從燕書

將殺

涉歸子鹿鹿亡匿于遼東徐郁家

鹿戶賄翻又五罪翻
載記曰鹿字奔洛瑛

杜佑曰本
名若洛鹿

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

見賢通鑑
考異曰五行

志作癸卯
今從帝紀

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劉毅

表曰昔龍降夏庭卒爲周禍

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爲二龍以伺于夏庭

夏后卜穀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簋而藏之吉
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簋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
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簋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
婦人不諱而譏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
笄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有故懼而
棄之鬻孤服者取之以逃于褒褒人有微以入于幽王
王遂嬖之使爲后生伯服欲殺太子以立伯服太子奔
申申侯與犬戎伐王殺之驪山下夏戶雅翻卒子恤翻

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易乾之初九爻辭

尋案舊典無賀龍

之禮帝從之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

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

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

事見六十九卷魏文

帝黃初元年

有言行修著則升之

行下孟翻

道義虧缺則降之吏

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蔽日

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

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

操千高翻朝直遙翻

公無考校之

負私無告訐之忌

謂銓次高下或有不當而在公不以考校失實爲罪負發人隱隱無所不

至而在私不以告訐爲避忌

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

之俗成臣竊爲聖朝恥之

爲于偽翻

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

道有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

州都謂中正

本取

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

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

駁北角翻橫戶孟翻

嫌讐之隙

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

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

錯千故翻

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

縱子

容翻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

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

謂衣食有不給者客於殊

方以取給也

面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

狀采譽於臺府

譽音余

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

治直翻

今當官著効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爲

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

長知兩翻

凡官不

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

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

徒結白論

白素也釋素餐者以爲空餐白論猶空言也

而品狀相妨七也九

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

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

焉於虔翻懈古隘翻

由

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

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

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

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

喪息浪翻

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

九品之制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

粗坐五翻

今九域同規

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

以土著爲斷也

斷丁亂翻

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

縣讀曰懸

遠屬異

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

自息各求於已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

自魏以來王國

置師友文學各一人
夏戶雅翻上時掌翻

以爲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

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閏月當陽成侯杜預卒 是歲

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

帥讀

曰率降

帝處之塞內西河

處昌呂翻

罷寧州入益州置南

夷校尉以護之

置寧州見七十九卷泰始七年 考異曰地理志太康三年廢寧州置南夷校

尉今從華陽國志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

春秋在七年 考異曰晉

十月今
從本傳

戊辰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爲侍中

渾王者處事不當

尚書主者也處昌呂翻當丁浪翻

濟明法繩之

侍中管門

下諸事故得繩以法

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

從才容翻

因毀濟不能容

其父帝由是疏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

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

帝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

不讀曰否

濟曰尺布斗粟

之謠常爲陛下愧之

謂帝不能容齊王仗也爲于偽翻

他人能令親者

疎臣不能令親者親

謂諫而不聽也

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嶠

洽之孫也

和洽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青梁幽冀州旱

秋八

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

卒是歲慕容廆爲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

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

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得玉璽

三經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氏以爲氏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

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爲侯汾遠號爲侯侯侯後世通稱侯汾蓋音訛也代爲鮮卑單于

廆請討

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

廆戰于肥如

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肥如今平州

廆衆大

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慮音閭

子弟走保沃沮

沮干余翻

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它年正旦乃送章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起耳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

未果

瓘言亦欲遜位與共論此事日復一日未果如言

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矣

用論語顏淵之言

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

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于東夷校尉何龕

帥讀曰率

下同見賢遍

翻見人謂見存之人也龕口含翻晉志曰

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

於寧州東夷校尉蓋

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

魏晉之間方鎮

亦帝所置治遼東

各置督護領兵之

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

騎奇寄翻

官也沈持林翻

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

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

楊正衡曰莎素和翻帥讀曰率據晉書萎莎胡

北狄種蓋亦匈奴類也杜佑曰晉史云北狄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內者有屠各萎莎羌渠賀賴等種種章

勇翻雍
於用翻

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冬十一月壬子以

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廞之子也

廞渠
龜翻

是歲鮮卑拓跋悉鹿卒

鹿一作祿

弟綽立

自泰始以來鮮
卑慕容拓跋二

部日以彊盛
故史著其世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九月改營

太廟作者六萬人 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

復帥衆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

魏既分塞內匈奴爲五
部矣自去年來匈奴帥

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以處之之
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復扶又翻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比三年正旦日食帝尋
晏駕晉以大亂天之示

戒蓋昭
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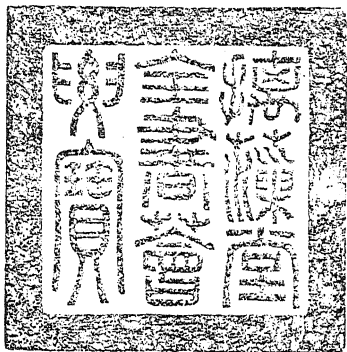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郡國三十二大

旱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地震



資治通鑑卷八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謄錄監生臣梅德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四

起居維作靈盡著
雍敦牂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祫祭

祫大合祭也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

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胡夾翻

大赦 慕容

廆遣使請降

降戶江翻

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

以士大夫禮巾衣到門

魏晉間士大夫謁見尊貴以巾襦爲禮襦單衣也龕口含翻

龕嚴兵以見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曰主

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慙深敬異之

受降如受

敵居邊之帥嚴兵以見四夷之客未爲過也何必以爲慙乎

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

彊

段氏東部鮮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爲鮮卑東部大人徒河段疾六眷出遼西因亂被

賣爲漁陽烏桓大人厓儻家奴厓儻以其健使將人衆

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余按晉書王浚傳

段疾六眷務勿塵之子段氏自務勿塵以來強盛久矣疾六眷因亂被掠客或有之務勿塵既能爲部落之

帥恐不待其子招誘而後能彊盛也

數侵掠虜虜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

單于階以女妻廐生皝仁昭

慕容段氏遂爲婚姻之國數所角翻單音蟬妻七細

翻

廐以遼東僻遠徙居徙河之青山

徙河縣前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

國魏晉省併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置徙河縣拓跋魏太武真君八年併徙河入昌黎郡廣興縣杜佑曰徙

河青山在營州郡城東百九十里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明堂

南郊除五帝座見七十九卷泰始二年

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侯

荀勗卒

濟子禮翻

勗有才思

思相吏翻

善伺人主意

伺相吏翻

以是能

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

罔與悵同悵慙

失志之貌悵亦悵望失志之貌

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

賀邪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治許昌徙南陽王東爲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爲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

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

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曠遠統理尤難於是

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則此時未有江州也疑江二二字衍更俟並假節之國

晉制都督諸軍事有使持節有持節有假節使

博考濮博木翻

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

立皇子

又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

代王皇孫遙爲廣陵王

熾昌志翻
遙以律翻

又封淮南王子迪爲

漢王楚王子儀爲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

歆爲新野公暢駿之子也

暢嗣駿爵而不居
關中之任故徙封

琅邪王覲

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覲佻之子也

晉制宗室封
郡公者制度

如小國王澹徒覽翻
又徒濫翻佻音胄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

才人位
次美人

李延壽曰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九嬪之下
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玖舉有翻

生皇

孫遙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遙年五歲牽帝裾入

閭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

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

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

王佑

濟從兄也與羊祜等並事文帝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

帝寵任之復扶又翻下復以同

鎮要害

要害謂雍荆揚之地

又恐楊氏之偏復以佑爲北軍中候

典禁兵帝爲皇孫適高選僚佐

爲于偽翻

以散騎常侍劉寔

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

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晉避景帝諱改師爲傳行下孟翻

寔以時俗喜進趣

喜許記翻趣讀曰趨

少廉讓

少詩召翻

欲令初除官

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淮南相劉頌

王國置相漢制也晉後改爲內史

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寬縱積之有

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于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

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

此引濟川爲譬也濟大川者雖不橫絕大川亂流而

渡然必因水勢斷靡而行舟向其所趨以登陸之路然後汜濟否則爲水勢所使不能制舟以向所趨不得登

岸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

帝受禪改元泰始至是二十五年

凡諸事業

不茂既往

言立事造業不加茂於往時也

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

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

或有不安其憂責猶在陛下也臣聞爲社稷計莫若封

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可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

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勢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

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

帝之使諸王分鎮而內不足以

齊之此劉頌所爲深慮也

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

如周

烹齊哀公而立其弟靜宣王誅魯侯伯御而立孝公之類

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

國隨以亡

見前後漢紀

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

上安矣

余謂晉之所以待藩王者其宜不在此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

至少

少始紹

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已委務於

下非惡勞而好逸

好呼

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

別能否甚難察也

別彼

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

易

政翻下
居易同

今陛下每精于造始而怠於考終此政功所以

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論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

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

周禮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而冢宰總之

秦漢已來九列

執事丞相都總

此西都以前制也

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

自漢光武

以來以吏事責尚書事歸臺閣諸卿奉成而已斷丁亂翻

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

付外寺

外寺謂諸卿寺

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

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

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

復扶又翻

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

責也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

舉

御史臺官及諸州刺史皆監司也朝直遙翻監工銜翻

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

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

而撓法在其中矣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撓奴教翻

是以聖王不善碎密

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勲在于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

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

言法制修明雖後嗣昏愚有所據依則其

治猶若明智之爲也此言蓋指太子不能克隆堂構而帝又無典則以貽子孫也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以劉禪之庸而輔之以諸葛亮則昭烈雖死猶不死也至夫孔明死則孔明治蜀之法制雖存禪不能守之矣

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太過

恒戶登翻

不患不舉此將來

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

以爲過矣帝皆不能用

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

時改匈奴五部帥爲五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

好呼到翻施式智翻

傾心接物五部

豪桀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爲劉淵得衆以移晉祚張本

奚軻男女十

萬口來降

奚軻亦夷種也

孝惠皇帝上之上

諱東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

太熙武帝所改至四月己酉太子即

位改元永熙未踰年改元猶爲非禮安有先帝初棄羣臣太子即位而遽以是日改元乎

己巳以

王渾爲司徒

司空侍中尚書令衛瓘子宣尚繁昌公

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

惡烏路翻

乃與黃門謀

共毀宣勸武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

保以公就第

瓘封菑陽公

劇陽康子魏舒薨

三月甲子

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

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及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者

品秩第二

帝疾篤未有顧命勲舊之臣多已物故侍

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

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

間如字間者病小差

也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

尚未發

去年遣亮出督豫州

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

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

朝直遙翻聞音問

駿從中書借

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

華戶化翻廙逸職翻又羊至翻

自

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

索山客翻
復扶又翻

皇后奏以駿輔

政帝領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

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

歆之孫劭曾之子也

華歆仕漢魏之間何曾仕魏晉之間位皆至公二人身名相似也

遂趣汝南王亮赴鎮

趣讀曰促

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

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已酉崩于含章殿

年五十五坤之六三曰含章可

貞坤以含弘爲德后道也含章殿必在皇子宫中春秋書公薨于小寢即安也

帝字量弘厚明

達好謀

好呼到翻

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

改大熙爲永熙

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

楊駿入居太極殿

前殿也

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

殿

時梓宮蓋自含章殿徙殯太極殿也

以虎賁百人自衛

賁音奔

詔石鑒與

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

監工街翻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

哭於大司馬門外

亮自大司馬出鎮未行尚居府中不敢入宮臨喪而哭于大司馬府門外

君父之喪哭於門外非禮也

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

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與石鑒張劭使

帥陵兵討亮劬駿甥也即帥所領趣鑒速發

帥讀曰率趣讀曰促

鑒以爲不然保持之

保亮不舉兵而持討亮之兵不發也

亮問計於廷尉

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于公

朝直遙翻下同

公不討人而畏

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

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

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

幾居希翻

咸曰

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

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

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于衆左軍將軍傅祗

晉志曰按

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

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

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

傳嘏仕魏顯于嘉平正元之間

丙子詔中外

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

關中侯

按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王置關中侯據晉書帝紀關中侯又在關內侯之下

復租

調一年

復方目翻調徒弔翻

散騎常侍石崇

前書侍中石崇此書散騎常侍必有一誤

蓋因舊史成文也

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

上時掌翻

以爲帝正位東

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

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

稱證尺翻

且大晉卜世無窮

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

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

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

自漢文短喪之詔嗣

君即吉聽政諒闇三年之制不行久矣闇音陰

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

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

易以鼓翻下同

周公大聖猶致流

言

周成王幼冲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

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

武帝泰始

二年帝爲皇太子時年九歲至是三十二歲矣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

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

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

止楊濟遺咸書曰數所角翻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

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慮咸以直言致禍也咸復書曰衛

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

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此言世人不能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直言特以苟且爲保身之計耳

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

亢口浪翻

故致忿耳安

有恠恠忠益而返見怨疾乎

恠苦紅翻恠恠信也包咸曰慤也

楊駿以

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

悍下罕翻又侯旰翻

故以其甥段廣爲散

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

訖

省悉景翻

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爲政嚴碎專愎

愎弼力翻狠也

中外多惡之

惡烏路翻

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

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

守式又翻處昌呂翻

今宗室

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

日矣昵尼質翻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孫資事魏三祖掌機密弘訓少府

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爲之懼景皇后居

弘訓宮置少府數所角翻爲于偽翻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

可妄殺楊駿字文長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之

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匈奴東部即匈奴左部也居太

原茲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漢獻帝建安二

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爲新興郡屬并州彰曰自古一姓二

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近其靳翻遠于願翻

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懼及禍奈

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

惟思也

嗣子既不克

負荷

荷下可翻

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楊駿之敗

人皆知之獨駿不知耳凶人吉其凶其謂是乎復扶又翻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遼

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

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府衛將軍

楊濟爲太保尚書和嶠爲少保

晉東宮六傳惟此時具官

拜太子母

謝氏爲淑媛

媛于卷翻晉志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綬

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

容言于武帝曰

從千容翻

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

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

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

朝直還翻長丁文翻今知兩翻

卿可俱詣之

粗及世事

粗坐五翻略也

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

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

子遁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

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冬十月辛酉以石鑒爲太尉隴西王泰爲司空以

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淵爲五部大都督則左國城大單于

之權

與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

永平楊駿執政所改元也駿誅改元

元康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

擲孕妾子隨刃墮

孕以證翻

武帝大怒修金墉城將廢之荀

勗馮統楊珣

統丁感翻珣余招翻

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

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差楚懈翻

楊后曰

賈公閭有大勲於社稷

賈充字公閭晉之代魏充力居多

妃親其女正

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

復扶目翻

妃由是得不廢后數

誠厲妃

數所角翻

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爲構已於武帝

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

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

所不禮也

晉制二衛置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觀如字

陰構駿云將危社稷

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

寺人監主東宮諸閹陸德明曰寺如字又

音侍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

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
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
敢因其求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
淮南王允來朝

朝直
遙翻

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啟帝夜作詔

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

駿封臨
晉侯

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

帥讀
曰率

楚王瑋屯司馬

門以淮南相劉頌爲三公尚書

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
斷獄光武以三公曹主

歲盡考課
諸州郡事

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

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

廣駿甥也使爲近侍以防左右間已然終無益也

帝不

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

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

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

首開萬春門

雲龍門洛陽宮城正南門萬春門東門也說翰芮翻爲于偽翻索山客翻

引東

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

之不然無以免難

難乃旦翻

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

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

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執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

國家謂天子也自東漢以來皆然

何得安坐茂乃

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

魏有左軍武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頠魚毀翻

問太傅所在頠

給

徒亥翻

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

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

委兵而去也

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

裴秀見七

十八卷魏元
帝咸熙元年

皇太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

射而亦翻下同

曰救

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

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

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珧濟張劭李斌

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俊東夷校

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

表在石函

珧表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三年作石函藏之宗廟摯虞云廟主藏于戶之外西墉之中有

石函名曰宗祏
函中笥以盛主

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申理

鍾毓例見七十八卷魏元
帝咸熙元年爲于偽翻

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

刑

趣讀曰促

珽號叫不已

號戶刀翻

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

之外孫也故忌文鴛以爲駿黨而誅之

諸葛誕文鴛事見七十七卷魏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

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内外王戎謂繇曰

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執繇不從

遠丁願翻

壬辰赦天下改元

改元元康

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

建魏

永寧宮太后居之悝皆回翻

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

后居

龐皮江翻

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

履霜

者堅冰之漸言陰始凝而至于堅冰也此誣楊太后以爲與駿爲姦謀非一日之積也復扶又翻下可復司復

同漸如字

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

要讀曰邀將即亮翻

同惡相

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

文姜魯桓公之夫人也齊襄公殺桓

公文姜與焉魯莊公既立夫人孫于齊穀梁傳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

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不若于人者人絕之也

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

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

司又奏宜廢太后曰峻陽庶人

武帝陵曰峻陽

中書監張華議

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

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

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

貶皇太

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
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
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從晃
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
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
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
抱持號咷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

省

號戶刀翻稽音
啟省悉景翻

董養遊太學

董養浚儀
隱者也

升堂歎曰朝

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

言庠序所以申孝弟之義今滅
母子之大倫則建學果何爲也

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

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

乃至此乎

處昌
呂翻

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養後與妻
荷擔入蜀

不知
所終

有司收駿官屬欲誅之侍中傅祗啟曰昔魯芝爲

曹爽司馬斬關赴爽

事見七十五卷魏邵
陵厲公嘉平元年

宣帝用爲青

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

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東爲
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
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
射進爵爲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爲
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
一人將即亮翻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
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賞則人莫不樂國
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濫賞所以開覲幸之心其禍誠如此遺于季翻樂音洛凡

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言亮論功行賞又倍於東安公之時也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執咸復諫曰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

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

宜弭息

翕衆也合也習重也因也仍也言衆人翕合相因而至也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比毗至翻塞悉

則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爲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

姻家

夏侯駿字長容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鄭玄曰壻父曰姻夏戶雅翻

故至於此流聞

四方非所以爲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

從舅右衛將軍郭彰

晉文帝置中衛及衛將軍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將軍從才用翻

女弟之子賈謐

賈后女弟賈午適韓壽生謐賈充無後以謐爲後

與楚王瑋東

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

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

惡烏路翻

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

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

帶方

帶方縣漢屬樂浪郡公孫度置帶方郡杜佑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縣以南荒地置帶方郡

於是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

喜延士大夫

好呼到翻
喜許記翻

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

滎陽潘岳

武帝泰始二年分
河南置滎陽郡

清河崔基

齊大夫崔氏之後

勃海

歐陽建

姓譜越王句踐之後封於
烏程歐陽子孫因以爲氏

蘭陵繆徵

是年分東
海置蘭陵

郡京兆杜斌摯虞

按毛詩傳摯國出於
任姓子孫以國爲氏

琅邪諸葛詮

詮且

緣弘農王粹襄城杜育

武帝泰始二年分
汝南置襄城郡

南陽鄒捷齊

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珍高陽許猛

泰始元年分河間涿郡置高
陽國瓌姑回翻珍止忍翻

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

琨皆附於謚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

事謚每候謚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

愎蒲逼翻
好呼到翻

惡烏路
翻下同

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軍中候

瑋怒楷聞之不敢拜

不敢拜受
中候之職

亮復與瓘謀

復扶又翻
下復矯同

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

姓譜古有岐伯爲黃帝師又周太王居
岐山文王遷豐其支庶留岐者爲岐氏

皆有寵於瑋勸

瑋自昵於賈后

昵尼
賈翻

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

駿衛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

肇

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一說晉太康中置積射積弩營營二千五百人並以

將軍

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

以瓘撫牀事也見八十卷武帝咸康四年

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

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

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

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

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

本軍瑋所掌北軍也

復矯

詔召三十六軍

晉洛城內外三十六軍

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

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

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

帥讀曰率

又矯詔亮瑾官屬

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

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瑾亮帳下督李龍

曰外有變請拒之

晉制諸公及諸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

亮不聽俄而

兵登牆大呼

呼火故翻

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

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

趣讀曰促

長史劉準謂亮曰觀

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爲肇

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

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

不聽初瓘爲司空

武帝太康三年瓘爲司空永熙元年免

帳下督榮晦有

罪

姓譜榮姓周榮公之後莊子有榮啟期

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

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

說輸芮翻下同

宜因兵

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

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

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

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

不知所出

恟許勇翻

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驕虞幡

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

晉制有白虎幡驕虞幡白虎威猛主殺故以督戰驕

虞仁獸故以解兵

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

所爲遂執之下廷尉

下遐稼翻

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

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

監工銜翻

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

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

泰嚴兵將助瑋

泰宣帝弟

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

泰時爲司

空晉公府有西東閭祭酒

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

問音問也定問猶言實音問也

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

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

春秋公羊傳曰

春秋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謚神至翻

於是

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

古者設諫鼓立謗木所以通下情也

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司農注云窮謂窮寃失職者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此則登聞鼓之始也登聞鼓之名蓋始於魏晉之間撾陟加翻擊也

上言曰初矯

詔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

綬音受

如矯詔之文唯

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

驗盡情僞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

文成封瓘爲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

朝直遙翻下同

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謚與后謀以

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

據杜預左傳注庶姓非同姓

而儒雅有籌略

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

廣城君郭槐頠從母也故賈氏親信頠

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頠爲侍中

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
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
重華賈模與華願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
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秋七月分荆揚十郡爲江
州

是時方因江
水之名置江州

八月辛未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爲

東海王 九月甲午秦獻王東薨 辛丑徵征西大將

軍梁王彤爲衛將軍錄尚書事

彤余
中翻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尚

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

卒子恤翻

賈后

恐太后有靈或許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

符書藥物等

厭益涉翻伏也劾胡得翻治鬼曰劾

秋八月壬子赦天下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雨于具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

鮮卑

宇文莫槐爲其下所殺弟普撥立拓跋綽卒子弗立

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鑒薨

考異曰本傳鑒封昌安縣侯今從

帝紀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

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郝呼各翻郝散若自上黨帥衆向洛陽歸降當入河內界今爲

馮翊郡尉所殺蓋自穀遠歷河東界度河至馮翊界而被殺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是歲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傳咸爲司隸五年五月始親職

十月卒二書附年月多差舛故以本傳爲定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爲司隸

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時朝政寬弛權豪放恣

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

澹河南尹之名音徒濫翻又徒覽翻

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廆自徙河之青山徙大棘城杜佑曰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在營州郡

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

雨千具翻深式浸翻

荆揚兗豫

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云閏月宋志五

行志閏月庚寅今從晉書帝紀

焚累代之寶

華傳曰趙王倫孫秀與華有隙疾華如讐武庫火華

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據通鑑則倫秀之隙開於明年蓋數誅大臣禍皆從中起故華懼有變而列兵固守也及二百萬人器械十

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

調徒鈞翻

拓跋祿官分其

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

水經注濡水出禦夷

鎮東南鎮拓跋魏太武時所置也師古曰濡音乃官翻

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

參合

陂在代郡參合縣後漢晉省參合縣拓跋魏復置縣屬梁城郡

使兄沙漠汗之子猗屯

統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

定襄之盛樂二漢志曰成樂後漢志屬雲中郡魏晉

省拓跋魏後置盛樂郡汗音寒也徒河翻

使猗也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

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

郡箕澹

姓譜箕商箕子之後又晉有大夫箕鄭父從才用翻

往依拓跋氏說猗也

猗盧招納晉人猗也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史言

拓跋氏益彊當是時晉朝大臣宗室雖已自相屠而四方未爲變也衛操箕澹輩何爲去華就夷如是其早計也中國之人可爲凜凜矣漢嚴邊關之禁懼有罪者亡命出塞耳若無威刑之迫乎其後一旦去桑梓而逐水草是必有見也邊關不之詰朝廷不之虞晉之無政亦可知矣說翰芮翻下之說同

六年春正月赦天下 下邳獻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

爲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夏郝

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 北地有馬蘭山羌居

其中因爲種落之名又按馬蘭山唐時屬同州界時蓋屬馮翊北地二郡界也盧水胡居安定界 殺北

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 敗補 征西大將軍趙

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史濟南解系爭軍

事更相表奏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濟子禮翻解戶買翻姓也春秋晉有大夫解揚更工衡翻 歐

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 撓火高翻撓也又音擾又

女巧翻又尼交

徵倫爲車騎將軍以梁王彤爲征西大

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

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梁王彤使誅之彤許諾

秀友人辛冉爲之說彤曰

爲于偽翻

氏羌自反非秀之罪秀

由是得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

張華使梁王彤殺秀而不遂既至洛陽獨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邪

倫因求錄尚書事又

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爲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倫爲

秀殺華頠

秋八月解系爲郝度元所敗

敗補

秦雍氏羌

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

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賢曰涇

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帥所類翻

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

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

又劾戶得翻

冬十月詔以處爲建

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

沈約志振威將軍始於東漢之時宋登爲之

俱隸

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

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

景懷皇后夏侯氏也故駿爲外戚夏戶雅翻朝

直遙翻

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

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

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

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

袁山松曰

漢獻帝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唐爲邠州有文武才若專斷而

來

斷丁亂翻

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關中饑疫

初略陽清水氏楊駒

略陽縣漢屬天水郡後漢改天水郡爲漢陽郡獻帝初平四年

分漢陽上郡置永陽郡魏改爲廣魏郡武帝泰始中更名略陽郡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志省晉志復見

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

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

仇池漢書地理志所謂天池大澤在武都

郡武都縣西水經注所謂瞿塘者也賢曰仇池山在今
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
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
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
却散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力東西二門盤道下
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煖土成鹽

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
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
亂十二月自畧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
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
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是後楊氏遂世據仇池帥讀曰率

是歲以楊烈

將軍巴西趙廆爲益州刺史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氏

羌

廆許今翻爲趙廆亂蜀殺耿騰陳懿以啟己氏張本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

前漢志扶風好時縣有梁山

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

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六陌在馬嵬山西

處軍士未食彤促

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劔曰是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

死朝廷雖以尤彫而亦不能罪也

尤過也

秋七月雍秦

二州大旱疾疫米斛萬錢 丁丑京陵元公王渾薨九

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爲尚書

左僕射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

案此宰翻

說文曰同官爲僚同地爲案爾雅曰案僚官

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

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

復扶又翻會古外翻

家有好

李賣之恐人得種

種章勇翻

常鑕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

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

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

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將無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

孟嘉爲從事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無是乎將無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爲是而未敢自主也阮瞻指孔老爲同亦此意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

之三語掾

掾于綽翻

是時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

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

宅居也

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

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

朝直遙翻好呼到翻

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

寧馨兒

少詩照翻楊正衡晉書音義嫗紆遇翻馨呼刑翻嫗老婦之稱今人傳讀寧如寧武子之甯洪

邁隨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爲言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

冲約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

厭於叶翻伏也見賢遍翻

王澄及阮咸從子修泰山胡母輔之

音母

無姓譜齊宣王封母弟於母鄉其鄉本胡國因曰胡母氏漢有太史胡母恭

陳國謝鯤城陽

王尼

尼晉書作尼案尼古仁字又音夷王尼字孝孫或者當讀爲仁字乎然永嘉三年書河內王尼即此

王尼也晉書曰尼城陽人或云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爲河內人若作尼則當音女夷翻

達

帝分汝陰置新蔡郡任者任物之自然放者縱其心而不制

至於醉狂裸體不以

爲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

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爲

吏部郎比舍郎釀熟

比毗寐翻近也

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

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

曰名教內自有樂地

樂音洛

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

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

易繫辭曰夫易開物成務韓康伯注曰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張氏曰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

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處矣楊萬里曰開達
物理成就世務余謂何晏之旨以爲事事物物自無而
有無者物之未生事之未形見者也故曰
無者開物成務與諸儒說易之旨不同無往而不存

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
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
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
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
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形器之
累有徵累力瑞翻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

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

屈於所習

濟通也謂虛無習以成俗崇有者辭不能通其意遂爲所屈也

因謂虛無之

理誠不可蓋

蓋掩也

一唱百和

和戶卧翻

往而不反遂薄綜世

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

經實謂有經世之實

用者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行其辭訥者贊其旨

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

處昌

呂翻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

砥礪

謂砥節礪行也

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

悖蒲內翻

忽容止之表瀆

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于裸裎褻慢無所不至

裸裎露體也裸郎果翻裎馳成翻

士行又虧矣

行下孟翻

夫萬物之有形者

雖生于無然生以有爲已分

物之未生則有無未分既生而有則與無爲已分矣

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

遺棄也

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

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修也

治直之翻心非

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

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

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

重直龍翻

墮高墉之禽非靜拱之

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顧論亦不能救也拓跋猗屯

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

既度漠北遂西行略取諸國

積五歲降附者

三十餘國

降戶江翻

八年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秋九月荆豫徐揚冀五州

大水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

宕渠縣漢屬巴郡蜀先主分置宕渠郡晉屬巴西郡唐爲渠州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有古賓國城李氏之先廩君之苗裔也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賕爲賓因謂之賓人

焉又按晉志劉璋分巴郡墊江置巴西郡劉備割巴郡
之名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
郡則宕渠之屬巴西蓋晉時也實但宗翻宕徒浪翻魏武帝克漢中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

安二
十年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于畧陽北土

號曰巴氏

魏分臨渭平襄略陽清水四縣置畧陽郡晉泰始中更名畧陽郡

其孫特庠

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

俠戶頗翻

及齊萬

年反關中荐饑

荐才旬翻爾雅仍饑爲荐

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

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

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

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

朝直遙翻苾蒲必翻又蒲茂翻勞力

到且監察之

監古銜翻

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

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

復豐稔

復扶又翻

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

禁止李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

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李特事始此七年關中饑

考異曰帝紀元康八年雍州有年而華

陽國志三十國晉春秋皆云八年特就穀入蜀今從之

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

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

雍容和緩自得之貌驕貴以貴而自

驕也師久不決坐自困敝
爲老言二王不任軍事

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

沈持
林翻

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資治通鑑卷八十二